

9

CHINESE- JAPANESE LIBRARY  
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 
T1140/4245  
SEP 28 1956



硃評淮南鴻烈解



損益利害禍  
福之類相為  
倚仗是非功  
罪之相反亦  
天下至理唯  
心之至明者  
能識之通篇  
不外此意

淮南鴻烈解卷十八

人間訓

清淨恬愉。人之性也。儀表規矩。事之制也。知人之性。其自養不勃。知事之制。其舉錯不惑。發一端。散無竟。周八極。總一筦。謂之心。見本而知末。觀指而睹歸。執一而應萬。握要而治詳。謂之術。居知所為。行知所之。事知所秉。動知所由。謂之道。道者。置之前而不輦。錯之後而不軒。內之尋常而不塞。布之天下而不窳。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。心之力也。使人卑下誹謗已

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 
圖書館珍藏印



禍福等類皆起於微小

張賓王曰以上總

者。心之罪也。夫言出於口者。不可止於人。行發於邇者。不可禁於遠。事者。難成而易敗也。名者。難立而易廢之。千里之隄。以螻蟻之穴漏。百尋之屋。以突隙之煙焚。堯戒曰。戰戰慄慄。日慎一日。人莫蹟於山。而蹟於蛭。是故人皆輕小害。易微事。以多悔。患至而後憂之。是由病者已倦。而索良醫也。雖有扁鵲俞跗之巧。猶不能生也。夫禍之來也。人自生之。福之來也。人自成之。禍與福同門。利與害為隣。非神聖人莫之能分。凡人之舉事。莫不先以其知。規慮揣度。而後敢以定。

明此三者則損益利害禍福洞然矣

張賓王曰以下分

張賓王曰極言世態之變

謀。其或利或害。此愚智之所以異也。曉自然以為智。知存亡之樞機。禍福之門戶。舉而用之。陷溺於難者。不可勝計也。使知所為是者。事必可行。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。是故知慮者。禍福之門戶也。動靜者。利害之樞機也。百事之變化。國家之治亂。待而後成。是故不溺於難者成。是故不可不慎也。天下有三危。少德而多寵。一危也。才下而位高。二危也。身無大功而有厚祿。三危也。故物或損之而益。或益之而損。何以知其然也。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。歸而封孫



叔敖辭而不受。病疽將死。謂其子曰。吾則死矣。王必封女。女必讓肥饒之地。而受沙石之間。有寢丘者。其地确石而名醜。荆人鬼。越人機。人莫之利也。孫叔敖死。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。其子辭而不受。請有寢之丘。楚國之俗。功臣二世而爵祿。唯孫叔敖獨存。此所謂損之而益也。何謂益之而損。昔晉厲公南伐楚。東伐齊。西伐秦。北伐燕。兵橫行天下。而無所繇。威服四方。而無所詘。遂合諸侯於嘉陵。氣充志驕。淫侈無度。暴虐萬民。內無輔拂之臣。外無諸侯之助。戮殺大

臣。親近導諛。明年出遊。匠驪氏。樂書中行。偃劫而幽之。諸侯莫之救。百姓莫之哀。三月而死。夫戰勝攻取。地廣而名尊。此天下之所願也。然而終於身死國亡。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。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。沙石之地。所以累世不奪也。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。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。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。唯聖人知病之爲利。知利之爲病也。夫再實之木根必傷。掘藏之家必有殃。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。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。而擒於晉陽。申叔時教莊王封陳



氏之後。而霸天下。孔子讀易至損益。未嘗不憤然而歎曰。益損者。其王者之事與。事或欲以利之。適足以害之。或欲害之。乃反以利之。利害之反。禍福之門。不可不察也。陽虎爲亂於魯。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。得者有重賞。失者有重罪。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迫頤。門者止之曰。天下探之不窮。我將出子。陽虎因赴圍而逐。揚劍提戈而走。門者出之。顧反取其出之者。以戈推之。攘袂薄腋。出之者怨之。曰。我非故與子反也。爲之蒙死被罪。而乃反傷我。宜矣。其有此難

也。魯君聞陽虎失。大怒。問所出之門。使有司拘之。以爲傷者受大賞。而不傷者被重罪。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。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。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。戰酣。恭王傷而休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。豎陽穀奉酒而進之。子反之爲人也。嗜酒而甘之。不能絕於口。遂醉而卧。恭王欲復戰。使人召司馬子反。辭以心痛。王駕而往視之。入幄中而聞酒臭。恭王大怒曰。今日之戰。不穀親傷。所恃者司馬也。而司馬又若此。是亡楚國之社稷。而不率吾衆也。不穀無與復戰矣。於



聖人與人不  
同唯其神明  
也

是罷師而去之。斬司馬子反爲僂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。非欲禍子反也。誠愛而欲快之也。而適足以殺之。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。夫病溫而強之食。病暍而飲之寒。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。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。悅於目。悅於心。愚者之所利也。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。故聖人先忤而後合。衆人先合而後忤。有功者。人臣之所務也。有罪者。人臣之所辟也。或有功而見疑。或有罪而益信。何也。則有功者離恩義。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。魏將樂羊攻中山。其子執在城中。

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。樂羊曰。君臣之義。不得以子爲私。攻之愈急。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。與其首。樂羊循而泣之曰。是吾子已。爲使者跪而啜三杯。使者歸報。中山曰。是伏約死節者也。不可忍也。遂降之。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。自此之後。日以不信。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。何謂有罪而益信。孟孫獵而得麇。使秦西巴持歸烹之。麇母隨之而嘯。秦西巴弗忍。縱而予之。孟孫歸。求麇安在。秦西巴對曰。其母隨而嘯。臣誠弗忍。竊縱而予之。孟孫怒。逐秦西巴。居一年。取



以爲子傅。左右曰：秦西巴有罪於君，今以爲子傅，何也？孟孫曰：夫一麇而不忍，又何況於人乎？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。故趨舍不可不審也。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。功非不大也。然而累足無所踐者，不義之故也。事或奪之而反與之，或與之而反取之。智伯求地於魏宣子，宣子弗欲與之。任登曰：智伯之強，威行於天下，求地而弗與，是謂諸侯先受禍也。不若與之。宣子曰：求地不巳，爲之奈何？任登曰：與之使喜，必將復求地於諸侯，諸侯必植耳。與天下

同心而圖之，一心所得者，非直吾所亡也。魏宣子裂地而授之，又求地於韓康子。韓康子不敢不予，諸侯皆恐，又求地於趙襄子。襄子弗與，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。三國通謀，擒智伯而三分其國。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。何謂與之而反取之？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，遺虞垂棘之璧，與屈產之乘。虞公惑於璧與馬，而欲與之道。宮之奇諫曰：不可。夫虞之與虢，若車之有輪，輪依於車，車亦依輪。虞之與虢，相恃之勢也。若假之道，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。



虞公弗聽。遂假之道。荀息伐虢。遂克之。還反伐虞。又投之。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。聖王布德施惠。非求其報於百姓也。郊望禘嘗。非求福於鬼神也。山致其高而雲起焉。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。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。夫有陰德者。必有陽報。有陰行者。必有昭名。古者溝防不修。水爲民害。禹鑿龍門。辟伊闕。平治水土。使民得陸處。百姓不親。五品不慎。辨教以君臣之義。父子之親。夫妻之辨。長幼之序。田野不修。民食不足。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。糞土種穀。令百姓家給

人足。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。有陰德也。周室衰。禮義廢。孔子以三代之道。教導於世。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。有隱行也。秦王趙政。兼吞天下而已。智伯侵地而滅。商鞅支解。李斯車裂。三代種德而王。齊桓繼絕而霸。故樹黍者不獲稷。樹怨者無報德。昔者宋人好善者。三世不解。家無故而黑牛生。白犢以問先生。先生曰。此吉祥。以饗鬼神。居一年。其父無故而盲。牛又復生。白犢。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。其子曰。前聽先生言而失明。今又復問之。奈何。其父曰。聖人之言。先







張賓王曰奇  
諫

雖惡後必善。匠人窮於辭。無以對。受令而爲室。其始成。均然善也。而後果敗。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。何謂虧於耳。忤於心。而合於實。靖郭君將城薛。賓客多止之。弗聽。靖郭君謂謁者曰。無爲賓通言。齊人有請見者曰。臣請道三言而已。過三言。請烹。郭君聞而見之。賓趨而進。再拜而興。因稱曰。海大魚則反走。靖郭君止之曰。願聞其說。賓曰。臣不敢以死爲熙。靖郭君曰。先生不遠道而至此。爲寡人稱之。賓曰。海大魚。網弗能止也。釣弗能牽也。蕩而失水。則螻螿皆得

張賓王曰即  
上一事作此  
轉亦奇

志焉。今夫齊君之淵也。君失齊。則薛能自存乎。靖郭君曰。善。乃止不城薛。此所謂虧於耳。忤於心。而得事實者也。夫以無城薛。止城薛。其於以行說。乃不若海大魚。故物或遠之而近。或近之而遠。或說聽計當而身疏。或言不用。計不行。而益親。何以明之。三國伐齊。圍平陸。括子以報於牛子曰。三國之地。不接於我。踰隣國而圍平陸。利不足貪也。然則求名於我也。請以齊侯往。牛子以爲善。括子出。無害子入。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。無害子曰。異乎。臣之所聞。牛子曰。國危



而不安。患結而不解。何謂貴智。無害子曰。臣聞之。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。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。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。牛子不聽。無害子之言。而用括子之計。三國之兵罷。而平陸之地存。自此之後。括子日以疏。無害子日以進。故謀患而患解。圖國而國存。括子之智得矣。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。謀無益於國。然而心調於君。有義行也。今人待冠而飾首。待履而行地。冠履之於人也。寒不能煖。風不能障。暴不能蔽也。然而冠冠履履者。其所自託者然也。夫咎犯戰勝

城濮。而雍季無尺寸之功。然而雍季先賞。而咎犯後存者。其言有貴者也。故義者。天下之所賞也。百言百當。不如擇趨而審行也。或無功而先舉。或有功而後賞。何以明之。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。問於咎犯曰。爲奈何。咎犯曰。仁義之事。君子不厭忠信。戰陳之事。不厭詐僞。君其詐之而已矣。辭咎犯。問雍季。雍季對曰。焚林而獵。愈多。得獸後必無獸。以詐僞遇人。雖愈利。後亦無復。君其正之而已矣。於是不聽雍季之計。而用咎犯之謀。與楚人戰。大破之。還歸。賞有功者。先



雍季而後咎犯。左右曰：城濮之戰，咎犯之謀也。君行賞，先雍季，何也？文公曰：咎犯之言，一時之權也。雍季之言，萬世之利也。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，而後萬世之利也哉？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，圍晉陽，決晉水而灌之。城下緣木而處，縣釜而炊。襄子謂張孟談曰：城中力已盡，糧食匱乏，大夫病，爲之奈何？張孟談曰：亡不能存，危弗能安，無爲貴智士。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。乃見韓之君，說之曰：臣聞之，脣亡而齒寒，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，趙將亡矣。趙亡則君爲之

次矣。不及今而圖之，禍將及二君。二君曰：智伯之爲人也，粗中而少親，我謀而泄，事必敗。爲之奈何？張孟談曰：言出君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人孰知之者乎？且同情相成，同利相死。君其圖之。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，與之期。張孟談乃報襄子。至其日之夜，趙氏殺其守隄之吏，決水灌智伯。智伯軍救水而亂，韓魏翼而擊之。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智伯軍，殺其身而三分其國。襄子乃賞有功者，而高赫爲賞首。羣臣請曰：晉陽之存，張孟談之功也。而赫爲賞首，何也？襄子曰：晉陽之



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  
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  
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  
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  
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  
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  
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  
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  
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

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  
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  
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  
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  
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  
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  
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  
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  
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



秋以收斂。冬間無事。以伐林而積之。負輓而浮之河。是用民不得休息也。民以弊矣。雖有三倍之入。將焉用之。此有功而可罪也。賢主不苟得。忠臣不苟利。何以明之。中行穆伯攻鼓。弗能下。魏聞倫曰。鼓之嗇夫。聞倫知之。請無罷武大夫。而鼓可得也。穆伯弗應。左右曰。不折一戟。不傷一卒。而鼓可得也。君奚爲弗使。穆伯曰。聞倫爲人。佞而不仁。若使聞倫下之。吾可以勿賞乎。若賞之。是賞佞人。佞人得志。是使晉國之武。舍仁而爲佞。雖得鼓。將何所用之。攻城者。欲以廣地。

也。得地不取者。見其本而知其末也。秦穆公使孟盟。舉兵襲鄭。過周以東。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。師行數千里。數絕諸侯之地。其勢必襲鄭。凡襲國者。以爲無備也。今示以知其情。必不敢進。乃矯鄭伯之命。以十二牛勞之。三宰相與謀曰。凡襲人者。以爲弗知。今已知之矣。守備必固。進必無功。乃還師而反。晉先軫舉兵擊之。大破之。殺鄭伯。乃以存國之功。賞弦高。弦高辭之曰。誕而得賞。則鄭國之信廢矣。爲國而無信。是俗敗也。賞一人而敗國俗。仁者弗爲也。以不



信得厚賞。義者弗爲也。遂以其屬徙東夷。終身不反。故仁者不以欲傷生。知者不以利害義。聖人之思脩。愚人之思殺。忠臣者務崇君之德。諂臣者務廣君之地。何以明之。陳夏徵舒弑其君。楚莊王伐之。陳人聽令。莊王以討有罪。遣卒戍陳。大夫畢賀。申叔時使於齊。反還而不賀。莊王曰。陳爲無道。寡人起九軍以討之。征暴亂。誅罪人。羣臣皆賀。而子獨不賀。何也。申叔時曰。牽牛蹊人之田。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。罪則有之。罰亦重矣。今君王以陳爲無道。興兵而攻。因以誅

罪人。遣人戍陳。諸侯聞之。以王爲非。誅罪人也。貪陳國也。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。王曰善。乃罷陳之戍。立陳之後。諸侯聞之。皆朝於楚。此務崇君之德者也。張武爲智伯謀曰。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。而上下離心。可伐以廣地。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。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。韓魏裂地而授之。趙氏不與。乃率韓魏而伐趙。圍之晉陽。三年。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。遂滅之。此務爲君廣地者也。夫爲君崇德者霸。爲君廣地者滅。故千乘之國。行文德者王。湯武是也。萬乘



之國好廣地者亡。智伯是也。非其事者。勿仞也。非其名者。勿就也。無故有顯名者。勿慮也。無功而富貴者。勿居也。夫就人之名者。廢仞人之事者。敗。無功而大利者。後將爲害。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。雖愉樂哉。然而疾風至。未嘗不恐也。患及身。然後憂之。六驥追之。弗能及也。是故忠臣事君也。計功而受賞。不爲苟得。積力而受官。不貪爵祿。其所能者。受之。勿辭也。其所不能者。與之。勿喜也。辭所能則匿。欲所不能則惑。辭所不能而受所能。則得無損墮之勢。而無不勝之

任矣。昔者智伯驕。伐范中行而克之。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。尚以爲未足。遂興兵伐趙。韓魏反之。軍敗。晉陽之下。身死。高梁之東。頭爲飲器。國分爲三。爲天下笑。此不知足之禍也。老子曰。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可以脩久。此之謂也。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。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。何以知其然也。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。晉之所以霸者。近諸夏也。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。以其僻遠也。楚王若欲從諸侯。不若大城城父。而令太子建守焉。以來北方。王自收其南。是得天下



也。楚王悅之。因命太子建守城父。命伍子奢傳之。居一年。伍子奢遊人於王側。言太子甚仁且勇。能得民心。王以告費無忌。無忌曰。臣固聞之。太子內撫百姓。外約諸侯。齊晉又輔之。將以害楚。其事已構矣。王曰。爲我太子。又尚何求。曰。以秦女之事。怨王。王因殺太子建。而誅伍子奢。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。何謂毀人而反利之。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。威王欲殺之。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。孟嘗君聞之。使人以車迎之。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。日三至。冬日被裘。

芻。夏日服絺紵。出則乘牢車。駕良馬。孟嘗君問之曰。夫子生於齊。長於齊。夫子亦何思於齊。對曰。臣思夫唐子者。孟嘗君曰。唐子者。非短子者耶。曰。是也。孟嘗君曰。子何爲思之。對曰。臣之處於齊也。糲粢之飯。藜藿之羹。冬日則寒凍。夏日則暑傷。自唐子之短臣也。以身歸君。食芻豢。飯黍粱。服輕煖。乘牢良。臣故思之。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。是故毀譽之言。不可不審也。或貪生而反死。或輕死而得生。或徐行而反疾。何以知其然也。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。剗其腹而見。



其心。坐而正冠。起而更衣。徐行而出門。上車而步馬。顏色不變。其御欲驅。撫而止之。曰。今日爲父報讐。以出死。非爲生也。今事已成矣。又何去之。追者曰。此有節行之人。不可殺也。解圍而去之。使被衣不暇帶。冠不及正。蒲伏而走。上車而馳。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。今坐而正冠。起而更衣。徐行而出門。上車而步馬。顏色不變。此衆人所以爲死也。而乃反以得活。此所謂徐而馳。遲於步也。夫走者。人之所以爲疾也。步者。人之所以爲遲也。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爲遲者。反爲

前幾既皆此  
意也後又是  
一意見神聖  
能知此道

疾。明於分也。有知徐之爲疾。遲之爲速者。則幾於道矣。故黃帝亡其玄珠。使離朱捷剝索之。而弗能得之也。於是使忽悅。而後能得之。聖人敬小慎微。動不失時。百射重戒。禍乃不滋。計福勿及。慮禍過之。同日被霜。蔽者不傷。愚者有備。與知者同功。夫爨火在縹煙之中也。一指之所能息也。塘漏若懸穴。一撲之所能塞也。及至火之燔。孟諸而炎雲臺。水決九江而漸荊州。雖起三軍之衆。弗能救也。夫積愛成福。積怨成禍。若癰疽之必潰也。所澆者多矣。諸御鞅復於簡公曰。



陳成常宰予二子者。甚相憎也。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。君不如去一人。簡公不聽。居無幾何。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。而弑簡公於朝。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。魯季氏與郈氏鬪雞。郈氏介其雞。而季氏爲之金距。季氏之雞不勝。季平子怒。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。郈昭伯怒。傷之。魯昭公曰。禱於襄公之廟。舞者二人而已。其餘盡舞於季氏。季氏之無道。無上久矣。弗誅必危社稷。公以告子家駒。子家駒曰。季氏之得衆。三家爲一。其德厚。其威強。君胡得之。昭公弗聽。使郈昭伯

將卒以攻之。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。無季氏。死亡無日矣。遂興兵以救之。郈昭伯不勝而死。魯昭公出奔齊。故禍之所從生者。始於雞足。及其大也。至於亡社稷。故蔡女蕩舟。齊師大侵楚。兩人構怨。廷殺宰予。簡公遇殺。身死無後。陳氏代之。齊乃無呂。兩家鬪雞。季氏金距。郈公作難。魯昭公出走。故師之所處。生以棘楚。禍生而不蚤滅。若火之得燥。水之得濕。浸而益大。癰疽發於指。其痛遍於體。故蠹啄剖梁柱。蚤蝨走牛羊。此之謂也。人皆務於救患之備。而莫能知使患



前所謂術者  
至此方露

無生。夫使患無生，易於救患，而莫能加務焉，則未可與言術也。晉公子重耳過曹，曹君欲見其骭脇，使之袒而捕魚，釐負羈止之，曰：公子非常也。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，遇之無禮，必爲國憂。君弗聽，重耳反國，起師而伐曹，遂滅之。身死人手，社稷爲墟，禍生於袒而捕魚，齊楚欲救曹，不能存也。聽釐負羈之言，則無亡患矣。今不務使患無生，而生而救之，雖有聖知，弗能爲謀。且患禍之所由來者，萬端無方，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，靜安以待時，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，妄動

而絺羅網，雖曲爲之備，何足以全其身。譬猶失火而鑿池，被裘而用箠也。且塘有萬穴，塞其一，魚遽無由出。室有百戶，閉其一，盜遽無從入。夫牆之壞也，於隙。劔之折也，必有齧。聖人見之蚤，故萬物莫能傷也。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，令尹子國啜羹而熱，投卮漿而沃之。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，其僕曰：楚太宰未易得也。辭官去之，何也？子朱曰：令尹輕行而簡禮，其辱人不難。明年伏郢尹而笞之三百，夫仕者先避之，見終始微矣。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，一指箴之，則靡



而無形矣。及至其筋骨之已就。而羽翮之所成也。則奮翼揮獵。凌乎浮雲。背負青天。膺摩赤霄。翱翔乎忽荒之上。徜徉乎虹蜺之間。雖有勁弩利矰。微繳蒲且子之巧。亦弗能加也。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。可撻裳而越也。及至乎下洞庭。驚石城。經丹徒。起波濤。舟杭一日不能濟也。是故聖人者。常從事於無形之外。而不留思。盡慮於成事之內。是故患禍弗能傷也。人或問孔子曰。顏回何如人也。曰。仁人也。丘弗如也。子貢何如人也。曰。辯人也。丘弗如也。子路何如人也。曰。勇人

也。丘弗如也。賓曰。三人皆賢夫子。而爲夫子役。何也。孔子曰。丘能仁且忍。辯且訥。勇且怯。以三子之能。易丘一道。丘弗爲也。孔子知所施之也。秦牛缺徑於山中。而遇盜。奪之車馬。解其橐笥。拖其衣被。盜還。反顧之。無懼色。憂志驩然。有以自得也。盜遂問之曰。吾奪子財貨。劫子以刀。而志不動。何也。秦牛缺曰。車馬所以載身也。衣被所以揜形也。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。盜相視而笑曰。夫不以欲傷生。不以利累形者。世之聖人也。以此而見王者。必且以我爲事也。還反殺之。



此早見識微  
非聖人不能

此能以知知矣。而未能以知不知也。能勇於敢而未  
能勇於不敢也。凡有道者。應卒而不乏。遭難而能免。  
故天下貴之。今知所以自行也。而未知所以爲人行  
也。其所論未之究者也。人能由昭昭於冥冥。則幾於  
道矣。詩曰。人亦有言。無哲不愚。此之謂也。事或爲之。  
適足以敗之。或備之。適足以致之。何以知其然也。秦  
皇挾錄圖。見其傳曰。亡秦者胡也。因發卒五十萬。使  
蒙公楊翁子。將築脩城。西屬流沙。北擊遼水。東結朝  
鮮。中國內郡。輓車而餉之。又利越之犀角象齒。翡翠

珠璣。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。一軍塞鐔城  
之嶺。一軍守九疑之塞。一軍處番禺之都。一軍守南  
野之界。一軍結餘干之水。三年不解甲弛弩。使監祿  
無以轉餉。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。以與越人戰。殺西  
嘔君譯吁宋。而越人皆入叢薄中。與禽獸處。莫肯爲  
秦虜。相置桀駿以爲將。而夜攻秦人。大破之。殺尉屠  
睢。伏尸流血數十萬。乃發適戍以備之。當此之時。男  
子不得脩農畝。婦人不得剡麻考縷。羸弱服格於道。  
大夫箕會於衢。病者不得養。死者不得葬。於是陳勝



起於大澤。奮臂大呼。天下席卷而至於戲。劉項興義。兵隨而定。若折槁振落。遂失天下。禍在備胡而利越也。欲知築脩城以備亡。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。發適戍以備越。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。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。去高木而巢扶枝。大人過之則探穀。嬰兒過之則挑其卵。知備遠難而忘近患。故秦之設備也。鳥鵲之智也。或爭利而反強之。或聽從而反止之。何以知其然也。魯哀公欲西益宅。史爭之。以爲西益宅不祥。哀公作色而怒。左右數諫不聽。乃以問其傅宰折

睢。曰。吾欲益宅。而史以爲不祥。子以爲何如。宰折睢曰。天下有三不祥。西益宅不與焉。哀公大悅而喜。頃復問曰。何謂三不祥。對曰。不行禮義。一不祥也。嗜慾無止。二不祥也。不聽強諫。三不祥也。哀公默然深念。憤然自反。遂不西益宅。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。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。智者離路而得道。愚者守道而失路。夫兒說之巧。於閉結無不解。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。不解不可解也。至乎以弗解解之者。可與及言論矣。或明禮義。推道禮。而不行。或解構妄言。而反當。



何以明之。孔子行遊馬失。食農夫之稼。野人怒。取馬而繫之。子貢往說之。卑辭而不能得也。孔子曰。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。譬以大牢享野獸。以九韶樂飛鳥也。予之罪也。非彼人之過也。乃使馬圍往說之。至見野人曰。子耕於東海。至於西海。吾馬之失。安得不食子之苗。野人大喜。解馬而與之。說若此。其無方也。而反行事有所至。而巧不若拙。故聖人量鑿而正柄。夫歌采菱。發陽阿。鄙人聽之。不若此。延路陽局。非歌者拙也。聽者異也。故交畫不暢。連環不解。物之不通。

者。聖人不爭也。仁者百姓之所慕也。義者衆庶之所高也。爲人之所慕。行人之所高。此嚴父之所以教子。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。然世或用之。而身死國亡者。不同於時也。昔徐偃王好行仁義。陸地之朝者三十。二國。王孫厲謂楚莊王曰。王不伐徐。必反徐朝。王曰。偃王有道之君也。好行仁義。不可伐。王孫厲曰。臣聞之。大之與小。強之與弱也。猶石之投卵。虎之啗豚。又何疑焉。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。爲武而不能任其力。亂莫大焉。楚王曰。善。乃舉兵而伐徐。遂滅之。此仁



義而不知世變者也。申菽杜藿，美人之所懷服也。及漸之於滫，則不能保其芳矣。古者五帝貴德，三王用義，五霸任力。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，五霸之世，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，而蓑笠盤旋也。今霜降而樹穀，冰泮而求穫，欲其食則難矣。故易曰：潛龍勿用者，言時之不可以行也。故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無咎。終日乾乾，以陽動也。夕惕若厲，以陰息也。因日以動，因夜以息，唯有道者能行之。夫徐偃王爲義而滅，燕子曾行仁而亡，哀公好儒而削，代君爲墨而殘，滅亡削

殘，暴亂之所致也。而四君獨以仁義，儒墨而亡者，遭時之務異也。非仁義，儒墨不行。非其世而用之，則爲之擒矣。夫戟者所以攻城也，鏡者所以照形也，宮人得戟，則以刈葵，盲者得鏡，則以蓋卮，不知所施之也。故善鄙不同，誹譽在俗，趨舍不同，逆順在君。狂譎不受祿而誅，段干木辭相而顯，所行同也。而利害異者，時使然也。故聖人雖有其志，不遇其世，僅足以容身。何功名之可致也。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行，則有以任於世矣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則無以與俗交。知人而不



知天。則無以與道遊。單豹倍世離俗。巖居谷飲。不衣  
絲麻。不食五穀。行年七十。猶有童子之顏色。卒而遇  
饑虎。殺而食之。張毅好恭。過宮室廊廟必趨。見門閭  
聚衆必下。廝徒馬圉。皆與伉禮。然不終其壽。內熱而  
死。豹養其內。而虎食其外。毅脩其外。而疾攻其內。故  
直意適情。則堅強賊之。以身役物。則陰陽食之。此皆  
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。得道之士。外化而內不化。外  
化所以入人也。內不化。所以全身也。故內有一定之  
操。而外能訕伸。羸縮卷舒。與物推移。故萬舉而不陷。

所以貴聖人者。以其能龍變也。今捲捲然守一節。推  
一行。雖以毀碎滅沉。猶且弗易者。此察於小好。而塞  
於大道也。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。而天下稱仁  
焉。荆欽非犯河中之難。不失其守。而天下稱勇焉。是  
故見小行。則可以論大體矣。田子方見老馬於道。喟  
然有志焉。以問其御曰。此何馬也。其御曰。此故公家  
畜也。老罷而不爲用。出而鬻之。田子方曰。少而貪其  
力。老而棄其身。仁者弗爲也。束帛以贖之。罷武聞之。  
知所歸心矣。齊莊公出獵。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。問



其御曰。此何蟲也。對曰。此所謂螳螂者也。其爲蟲也。知進而不知却。不量力而輕敵。莊公曰。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。迴車而避之。勇武聞之。知所盡死矣。故田子方隱一老馬。而魏國載之。齊莊公避一螳螂。而勇武歸之。湯教祝網者。而四十國朝。文王葬死人。之骸。而九夷歸之。武王陰暍人於樾下。左擁而右扇之。而天下懷其德。越王句踐。一決獄不辜。援龍淵而切其股。血流至足。以自罰也。而戰武士必其死。故聖人行之於小。則可以覆大矣。審之於近。則可以懷遠。

矣。孫叔敖決期思之水。而灌雩婁之野。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。子發辯擊劇。而勞佚齊。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。此皆形於小微。而通於大理者也。聖人之舉事。不加憂焉。察其所以而已矣。今萬人調鍾。不能比之律。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。說者之論。亦猶此也。誠得其數。則無所用多矣。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。以其要在三寸之轄。夫勸人而弗能使也。禁人而弗能止也。其所由者非理也。昔者衛君朝於吳。吳王囚之。欲流之於海。說者冠蓋相望。而弗能止。魯君聞之。



撤鐘鼓之縣。編素而朝。仲尼入見曰。君胡爲有憂色。魯君曰。諸侯無親。以諸侯爲親。大夫無黨。以大夫爲黨。今衛君朝於吳王。吳王囚之。而欲流之於海。孰衛君之仁義。而遭此難也。吾欲免之。而不能爲奈何。仲尼曰。若欲免之。則請子貢行。魯君召子貢。授之將軍之印。子貢辭曰。賞無益於解患。在所由之道。斂躬而行。至於吳。見太宰嚭。太宰嚭甚悅之。欲薦之於王。子貢曰。子不能行。說於王。奈何。吾因子也。太宰嚭曰。子焉知嚭之不能也。子貢曰。衛君之來也。衛國之半曰。

不若朝於晉。其半曰。不若朝於吳。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。故束身以受命。今子受衛君而囚之。又欲流之於海。是賞言朝於晉者。而罰言朝於吳也。且衛君之來也。諸侯皆以爲著龜兆。今朝於吳而不利。則皆移心於晉矣。子之欲成霸王之業。不亦難乎。太宰嚭入復之於王。王報出令於百官曰。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。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。魯哀公爲室而大。公宣子諫曰。室大。衆與人處則譁。少與人處則悲。願公之適。公曰。寡人聞命矣。築室不輟。公宣子



復見曰。國小而室大。百姓聞之。必怨吾君。諸侯聞之。必輕吾國。魯君曰。聞命矣。築室不輟。公宣子復見曰。左昭而右穆。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。得無害於子乎。公乃令罷役。除版而去之。魯君之欲爲室。誠矣。公宣子止之。必矣。然三說而一聽者。其二者非其道也。夫臨河而釣。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。非江河魚不食也。所以餌之者。非其欲也。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。脣吻者。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。夫物無不可奈何。有人無奈何。鉛之與丹。異類殊色。而可以爲丹者。得其

張賓王曰用  
前體製收前  
數十段妙

數也。故繁稱文辭。無益於說。審其所由而已矣。物類之相摩近。而異門戶者。衆而難識也。故或類之而非。或不類之而是。或若然而不然者。或不若然而然者。諺曰。鳶墮腐鼠。而虞氏以亡。何謂也。曰。虞氏梁之大富人也。家充盈。殷富。金錢無量。財貨無貲。升高樓。臨大路。設樂陳酒。積博其上。游俠相隨而行。樓下博上者。射朋張。中反兩而笑。飛鳶適墮其腐鼠。而中游俠。游俠相與言曰。虞氏富樂之日久矣。而常有輕易人之志。吾不敢侵犯。而乃辱我以腐鼠。如此不報。無以



立。懂。於。天。下。請。與。公。僂。力。一。志。悉。率。徒。屬。而。必。以。滅。其。家。此。所。謂。類。之。而。非。者。也。何。謂。非。類。而。是。屈。建。告。石。乞。曰。白。公。勝。將。爲。亂。石。乞。曰。不。然。白。公。勝。卑。身。下。士。不。敢。驕。賢。其。家。無。筦。籥。之。信。關。楗。之。固。大。斗。斛。以。出。輕。斤。兩。以。內。而。乃。論。之。以。不。宜。也。屈。建。曰。此。乃。所。以。反。也。居。三。年。白。公。勝。果。爲。亂。殺。令。尹。子。椒。司。馬。子。期。此。所。謂。弗。類。而。是。者。也。何。謂。若。然。而。不。然。子。發。爲。上。蔡。令。民。有。罪。當。刑。獄。斷。論。定。決。於。令。尹。前。子。發。喟。然。有。悽。愴。之。心。罪。人。已。刑。而。不。忘。其。恩。此。其。後。子。發。

盤。罪。威。王。而。出。奔。刑。者。遂。襲。恩。者。恩。者。逃。之。於。城。下。之。廬。追。者。至。踣。足。而。怒。曰。子。發。視。決。吾。罪。而。被。吾。刑。怨。之。憐。於。骨。髓。使。我。得。其。肉。而。食。之。其。知。厭。乎。追。者。以。爲。然。而。不。索。其。內。果。活。子。發。此。所。謂。若。然。而。不。若。然。者。何。謂。不。然。而。若。然。者。昔。越。王。句。踐。卑。下。吳。王。夫。差。請。身。爲。臣。妻。爲。妾。奉。四。時。之。祭。祀。而。入。春。秋。之。貢。職。委。社。稷。效。民。力。隱。居。爲。蔽。而。戰。爲。鋒。行。禮。甚。卑。辭。甚。服。其。離。叛。之。心。遠。矣。然。而。甲。卒。三。千。人。以。擒。夫。差。於。姑。胥。此。四。策。者。不。可。不。審。也。夫。事。之。所。以。難。知。者。



應前起處之意

以其竄端匿跡。立私於公。倚邪於正。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。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。與所見於外者。若合符節。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。夫狐之捕雉也。必先卑體彌耳。以待其來也。雉見而信之。故可得而擒也。使狐瞋目植睛。見必殺之勢。雉亦知驚憚。遠飛以避其怒矣。夫人偽之相欺也。非直禽獸之詐計也。物類相似。若然而不可從。外論者。衆而難識矣。是故不可不察也。

張賓王曰。以性道事變。總起中歷歷。數利害。損益功罪。予奪遠近。親疎微著等。相反相合之微。幾而總收之。蓋鴻烈之極有局者。

###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

#### 脩務訓

張賓王曰。突而起甚有鋒穎

或曰。無爲者。寂然無聲。漠然不動。引之不來。推之不去。如此者。乃得道之像。吾以爲不然。嘗試問之矣。若夫神農堯舜禹湯。可謂聖人乎。有論者。必不能廢。以五聖觀之。則莫得無爲明矣。古者民茹草飲水。采樹木之實。食羸蠶之肉。時多疾病。毒傷之害。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。相土地宜燥濕。肥瘠高下。嘗百草之滋味。水泉之甘苦。令民知所避就。當此之時。一



日而遇七十毒。堯立孝慈仁愛。使民如子弟。西教沃  
民。東至黑齒。北撫幽都。南道交趾。放讎兜於崇山。竄  
三苗於三危。流共工於幽州。殛鯀於羽山。舜作室築  
牆茨屋。辟地樹穀。令民皆知去巖穴。各有家室。南征  
三苗。道死蒼梧。禹沐浴靈雨。櫛扶風。決江疏河。鑿龍  
門。闢伊闕。脩彭蠡之防。乘四載。隨山栒木。平治水土。  
定千八百國。湯風興夜寐。以致聰明。輕賦薄斂。以寬  
民氓。布德施惠。以振困窮。弔死問疾。以養孤孀。百姓  
親附。政令流行。乃整兵鳴條。困夏南巢。譙以其過。放

之歷山。此五聖者。天下之盛主。勞形盡慮。爲民興利  
除害。而不懈奉一爵酒。不知於色。挈一石之尊。則白  
汗交流。又况羸天下之憂。而海內之事者乎。其重於  
尊亦遠也。且夫聖人者。不耻身之賤。而愧道之不行。  
不憂命之短。而憂百姓之窮。是故禹之爲水。以身解  
於陽眇之河。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。聖人憂民。如  
此其明也。而稱以無爲。豈不悖哉。且古之立帝王者。  
非以奉養其欲也。聖人踐位者。非以逸樂其身也。爲  
天下強掩弱。衆暴寡。詐欺愚。勇侵怯。懷知而不以相



教積財而不以相分。故立天子以齊之。爲一人聰明。而不足以遍照海內。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。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。不能被德承澤。故立諸侯以教誨之。是以地無不任。時無不應。官無隱事。國無遺利。所以衣寒食饑。養老弱而息勞倦也。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。則伊尹負鼎而干湯。呂望鼓刀而入周。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。孔子無黔突。墨子無煖席。是以聖人不高山。不廣河。蒙耻辱以干世主。非以貪祿慕位。欲事起天下利。而除萬民之害。蓋聞傳書曰。神農

此其本旨

張賓王曰議

論精晰

古聖人之有

為者亦得此

道非真一無

所為若首之

所云也

憔悴堯瘦臞。舜黜黑。禹胼胝。由此觀之。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。故自天子以下。至於庶人。四足不動。思慮不用。事治求贍者。未之聞也。夫地勢水東流。人必事焉。然後水潦得谷行。禾稼春生。人必加功焉。故五穀得遂長。聽其自流。待其自生。則鯀禹之功不立。而後稷之智不用。若吾所謂無爲者。私志不得入。公道嗜欲不得枉。正術循理而舉事。因資而立權。自然之勢。而曲故不得容者。政事而身弗伐。功立而名弗有。非謂其感而不應。攻而不動者。若夫以火爨井。以淮



有為與無為  
同道

灌山。此用已而背自然。故謂之有為。若夫水之用舟。沙之用鳩。泥之用輶。山之用藁。夏瀆而冬陂。因高為田。因下為池。此非吾所謂為之。聖人之從事也。殊體而合於理。其所由異路而同歸。其存危定傾。若一志。不忘於欲利人也。何以明之。昔者楚欲攻宋。墨子聞而悼之。自魯趨而十日十夜。足重繭而不休息。裂衣裳裹足。至於郢。見楚王曰。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。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。亡其苦衆勞民。頓兵剄銳。負天下以不義之名。而不得咫尺之地。猶且攻之乎。王曰。

必不得宋。又且為不義。曷為攻之。墨子曰。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。王曰。公輸天下之巧士。作雲梯之械。設以攻宋。曷為弗取。墨子曰。令公輸設攻。臣請守之。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。墨子設守宋之備。九攻而墨子九却之。弗能入。於是乃偃兵。輟不攻宋。段干木辭祿而處家。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。其僕曰。君何為軾。文侯曰。段干木在。是以軾。其僕曰。段干木布衣之士。君軾其閭。不已甚乎。文侯曰。段干木不趨勢利。懷君子之道。隱處窮巷。聲施千里。寡人敢勿軾乎。



喻明上意

段干木光於德。寡人光於勢。段干木富於義。寡人富於財。勢不若德尊。財不若義高。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。吾曰悠悠慙於影。子何以輕之哉。其後秦將起兵伐魏。司馬庾諫曰。段干木賢者。其君禮之。天下莫不知。諸侯莫不聞。舉兵伐之。無乃妨於義乎。於是秦乃偃兵。輟不攻魏。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。以存楚宋。段干木闔門不出。以安秦魏。夫行與止也。其勢相反。而皆可以存國。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。今夫救火者。汲水而趨之。或以甕甔。或以盆盂。其方員銳橢不

世俗不知學  
故不知古之  
聖不知今之  
時故以後通  
論學之當務  
又不可貴古  
而賤今

同盛水各異。其於滅火鈞也。故秦楚燕魏之譌也。異轉而皆樂。九夷八狄之哭也。殊聲而皆悲。一也。夫譌者樂之徵也。哭者悲之效也。憤於中。則應於外。故在所以感。夫聖人之心。日夜不忘於欲利人。其澤之所及者。効亦大矣。世俗廢衰。而非學者多。人性各有所脩短。若魚之躍。若鵲之駁。此自然者。不可損益。吾以爲不然。夫魚者躍。鵲者駁也。猶人馬之爲人馬。筋骨形體所受於天。不可變。以此論之。則不類矣。夫馬之爲草駒之時。跳躍揚蹠。翹尾而走。人不能制。齧咋足



以嗜肌碎骨。蹶蹠足以破盧陷匈。及至圍人擾之。良御教之。掩以衡扼。連以轡銜。則雖歷險超壟。弗敢辭。故其形之為馬。馬不可化。其可駕御。教之所為也。馬聾蟲也。而可以通氣志。猶待教而成。又况人乎。且夫身正性善。發憤而成仁。帽憑而為義。性命可說。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。堯舜文王也。沉酗耽荒。不可教以道。而可喻以德。嚴父弗能正。賢師不能化者。丹朱商

上接弗字

能為美者。嫫母似也。夫上不及堯舜。下不及商均。夫不及西施。惡不若嫫母。此教訓之所喻也。而牙澤之所施。且子以弑父者。始而下莫疏其子。何也。愛父者眾也。儒者邪辟者。而先王之道不廢。何也。其行之者多也。上以為學者之君。過而能學。者則是以一飽之故。絕穀不食。以一讀之難。輟之不行。惑也。上者。良馬不待策。鍛而行。駑馬雖策。鍛之不能進。為以不用策。鍛而御。則思矣。夫怯夫操利劍。擊則不能刺。刺則不能入。及至勇武。攘捲一搥。則招脇傷。幹為此。棄于將鏖。幹而以手執。則惶矣。所為言者。齊於眾而回於彼。不稱九天之頂。則言黃泉之底。是如末之端。議何可以論乎。夫橘柚冬生。而人曰冬死。死者眾。齊麥夏死。而人曰夏生。生者眾。江河之回。出而時有南北。而人曰江。河東流。攝拉鎮星。日月東以。而人謂星在日。月西移者。以大氏為本。胡人者。知利者。而人謂之駑。越人者。重犀者。而人謂之駘。以多者名之。及夫貴者。以彩。九竅通洞。而公正。私一言。而為民齊。舜之瞳子。是謂重明。作字牛法。出言成章。禹耳參漏。下接是謂大通。

此淮南鴻烈解按序云。荒門子批評。然亦多訛字。未及校勘。改正而十九卷第六頁。則闕之。校劉汝溪評抄出。小字亦當以楷書錄。寫插入。一頁才為上。王去。耳朱批。則不能不買之矣。然或通此刊本。亦不續抄耳。



以嗜肌碎骨。蹶蹠足以破盧陷匈。及至圍人擾之。良御教之。掩以衡扼。連以轡銜。則雖歷險超壟。弗敢辭。故其形之爲馬。馬不可化。其可駕御。教之所爲也。馬聾蟲也。而可以通氣志。猶待教而成。又况人乎。且夫身正性善。發憤而成仁。帽憑而爲義。性命可說。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。堯舜文王也。沉酗耽荒。不可教以道。而可喻以德。嚴父弗能正。賢師不能化者。丹朱商均也。曼頰皓齒。形夸骨佳。不待脂粉芳澤。而性可說者。西施陽文也。卷腴哆嚙。籛蔭戚施。雖粉白黛黑。弗

是謂大通。興利除害。疏河決江。文王四乳。是謂大仁。天下所歸。百姓所親。臯陶馬喙。是謂至信。決獄明白。察於人情。禹生於石。契生於卵。史皇產而能書。羿左臂脩而善射。若此九賢者。千歲而一出。猶繼踵而生。今無五聖之天奉。四俊之才難。欲棄學而循性。是謂猶釋船而欲躡水也。夫純鈎魚腸。劔之始下型。擊則不能斷。刺則不能入。及加之砥礪。摩其鋒剗。則水斷龍舟。陸剗犀甲。明鏡之始下型。矇然未見形容。及其粉以玄錫。摩以白旃。鬢眉微毫。可得而察。夫學亦人



之。砥。錫。也。而。謂。學。無。益。者。所。以。論。之。過。知。者。之。所。短。  
不。若。愚。者。之。所。脩。賢。者。之。所。不。足。不。若。衆。人。之。有。餘。  
何。以。知。其。然。夫。宋。畫。吳。冶。刻。刑。鏤。法。亂。脩。曲。出。其。爲。  
微。妙。堯。舜。之。聖。不。能。及。蔡。之。幼。女。衛。之。稚。質。梱。纂。組。  
雜。竒。彩。抑。黑。質。揚。赤。文。禹。湯。之。智。不。能。逮。夫。天。之。所。  
覆。地。之。所。載。包。於。六。合。之。內。託。於。宇。宙。之。間。陰。陽。之。  
所。生。血。氣。之。精。含。牙。戴。角。前。爪。後。距。奮。翼。攫。肆。蚊。行。  
蟻。動。之。蟲。喜。而。合。怒。而。鬪。見。利。而。就。避。害。而。去。其。情。  
一。也。雖。所。好。惡。其。與。人。無。以。異。然。其。爪。牙。雖。利。筋。骨。

雖。疆。不。免。制。於。人。者。知。不。能。相。通。才。力。不。能。相。一。也。  
各。有。其。自。然。之。勢。無。稟。受。於。外。故。力。竭。功。沮。夫。鴈。順。  
風。以。愛。氣。力。銜。蘆。而。翔。以。備。矰。弋。螳。知。爲。埵。獼。貉。爲。  
曲。穴。虎。豹。有。茂。草。野。彘。有。芄。苻。槎。櫛。堀。虛。連。比。以。像。  
宮。室。陰。以。防。雨。景。以。蔽。日。此。亦。鳥。獸。之。所。以。知。求。合。  
於。其。所。利。今。使。人。生。於。辟。陋。之。國。長。於。窮。櫛。漏。室。之。  
下。長。無。兄。弟。少。無。父。母。目。未。嘗。見。禮。節。耳。未。嘗。聞。先。  
古。獨。守。專。室。而。不。出。門。使。其。性。雖。不。愚。然。其。知。者。必。  
寡。矣。昔。者。蒼。頡。作。書。容。成。造。曆。胡。曹。爲。衣。后。稷。耕。家。



儀狄作酒。奚仲爲車。此六人者。皆有神明之道。聖智之迹。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。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。各悉其知。貴其所欲達。遂爲天下備。今使六子者。易事而明。弗能見者。何萬物至衆。而知不足以奄之。周室以後。無六子之賢。而皆脩其業。當世之人。無一人之才。而知其六賢之道者。何教順施。續而知能流通。由此觀之。學不可已明矣。今夫盲者。目不能別晝夜。分白黑。然而搏琴撫弦。參彈復徽。攫援標拂。手若菘蒙。不失一絃。使未嘗鼓瑟者。雖有離朱之明。攫掇之

捷。猶不能屈伸其指。何則。服習積貫之所致。故弓待檄而後能調。劍待砥而後能利。玉堅無敵。鏤以爲獸。首尾成形。磻諸之功。木直中繩。揉以爲輪。其曲中規。鑿括之力。唐碧堅忍之類。猶可刻鏤。揉以成器用。又况心意乎。且夫精神滑淖。纖微倏忽。變化與物推移。雲蒸風行。在所設施。君子有能精搖摩盪。砥礪其才。自試神明。覽物之博。通物之壅。觀始卒之端。見無外之境。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。超然獨立。卓然離世。此聖人之所以游心。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。鼓琴讀



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。蘓援世事分白黑利害。籌策得失。以觀禍福。設儀立度。可以爲法則。窮道本末。究事之情。立是廢非。明示後人。死有遺業。生有榮名。如此者。人才之所能逮。然而莫能至焉者。偷慢懈惰。多不暇日之故。夫瘠地之民。多有心者。勞也。沃地之民。多不才者。饒也。由此觀之。知人無務。不若愚而好學。自人君公卿。至於庶人。不自疆而功成者。天下未之有也。詩云。日就月將。學有緝熙。於光明。此之謂也。名可務立。功可疆成。故君子積志。

委正。以趣明師。勵節亢高。以絕世俗。何以明之。昔者南策疇。耻聖道之獨亡於己。身淬霜露。軟躄跌。跋涉山川。冒蒙荆棘。百舍重躋。不敢休息。南見老聃。受教一言。精神曉冷。鈍聞條達。欣然七日不食。如饗太牢。是以明照四海。名施後世。達畧天地。察分秋毫。稱譽葉語。至今不休。此所謂名可疆立者。吳與楚戰。莫囂大心。撫其御之手曰。今日距疆敵。犯白刃。蒙矢石。戰而身死。卒勝民治。全我社稷。可以庶幾乎。遂入不返。決腹斷頭。不旋踵。運軌而死。申包胥竭筋力。以赴嚴。



敵伏尸流血。不過一卒之才。不如約身卑辭。求救於諸侯。於是乃羸糧跣走。跋涉谷行。上峭山。赴深谿。游川水。犯津關。蠟蒙籠。歷沙石。蹠達膝。曾繭重胝。七日七夜。至於秦庭。鶴跣而不食。晝吟宵哭。面若死灰。顏色黧黑。涕液交集。以見秦王。曰。吳爲封豨脩蛇。蠶食上國。芻始於楚。寡君失社稷。越在草茅。百姓離散。夫婦男女。不遑啟處。使下臣告急。秦王乃發車千乘。步卒七萬。屬之子虎。踰塞而東。擊吳濁水之上。果大破之。以存楚國。烈藏廟堂。著於憲法。此功之可彊成者。

學不可強乎

也。夫七尺之形。心致憂愁。勞苦膚知痛疾。寒暑人情一也。聖人知時之難得。務可趣也。苦身勞形。焦心怖肝。不避煩難。不違危殆。蓋聞子發之戰。進如激矢。合如雷霆。解如風雨。員之中規。方之中矩。破敵陷陳。莫能壅御。澤戰必克。攻城必下。彼非輕身而樂死。務在於前。遺利於後。故名立而不墮。此自強而成功者也。是故田者不强。困倉不盈。官御不厲。心意不精。將相不强。功烈不成。侯王懈惰。後世無名。詩云。我馬唯騏。六轡如絲。載馳載驅。周爰諮謨。以言人之有所務也。



學貴通時得其略而不得其微鮮不以古今為是非矣

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。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。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。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。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。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。而後能入說。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。因而貴之。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。相與危坐而稱之。正領而誦之。此見是非之分不明。夫無規矩。雖奚仲不能以定方。圓無準繩。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。是故鍾子期死。而伯牙絕弦。破琴。知世莫賞也。惠施死。而莊子寢說言。見世莫可為語者也。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。孔子有

以聽其言也。以年之少。為閭丈人說。救敵不給。何道之能明也。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。惠王說之。以問唐姑梁。唐姑梁曰。謝子山東辯士。固權說以取少主。惠王因藏怒而待之。後日復見。逆而弗聽也。非其說異也。所以聽者易。夫以徵為羽。非絃之罪。以甘為苦。非味之過。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。以為狗羹也。而甘之後。聞其猴也。據地而吐之。盡瀉其食。此未始知味者也。邯鄲師有出新曲者。託之李奇。諸人皆爭學之。後知其非也。而皆棄其曲。此未始知音者也。鄙人有

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



得玉璞者喜其狀。以爲寶而藏之。以示人人。以爲石也。因而棄之。此未始知玉者也。故有符於中。則貴是而。同。今。古。無。以。聽。其。說。則。所。從。來。者。遠。而。貴。之。耳。此。和。氏。之。所。以。泣。血。於。荆。山。之。下。今。劍。或。絕。側。羸。文。齧。缺。卷。鉞。而。稱。以。頃。襄。之。劍。則。貴。人。爭。帶。之。琴。或。撥。刺。枉。橈。闕。解。漏。越。而。稱。以。楚。莊。之。琴。側。室。爭。鼓。之。苗。山。之。鋌。羊。頭。之。銷。雖。水。斷。龍。舟。陸。剽。兕。甲。莫。之。服。帶。山。桐。之。琴。澗。梓。之。腹。雖。鳴。廉。隅。脩。營。唐。牙。莫。之。鼓。也。通。人。則。不。然。服。劍。者。期。於。銛。利。而。不。期。於。墨。陽。莫。邪。乘。

馬者期於千里。而不期於驂駟綠耳。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。而不期於濫脇號鍾。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。而不期於洪範商頌。聖人見是非。若白黑之於目。辨清濁之於耳聽。衆人則不然。中無主以受之。譬若遺腹子之上隴。以禮哭泣之。而無所歸心。故夫孿子之相似者。唯其母能知之。玉石之相類者。唯良工能識之。書傳之微者。唯聖人能論之。今取新聖人書名之。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。故美人者。非必西施之種。通士者。不必孔墨之類。曉然意有所通於。



物故作書以喻意。以爲知者也。誠得清明之士。執玄鑑於心。照物明白。不爲古今易意。據書明指以示之。雖闔棺亦不恨矣。昔晉平公令官爲鍾。鍾成而示師曠。師曠曰。鍾音不調。平公曰。寡人以示工。工皆以爲調。而以爲不調。何也。師曠曰。使後世無知音者。則已。若有知音者。必知鍾之不調。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。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。三代與我同行。五伯與我齊智。彼獨有聖智之實。我曾無有閭里之聞。窮巷之知者。何。彼并身而立節。我誕謾而悠忽。今夫毛嬙西施。

天下之美人。若使之銜腐鼠。蒙蝟皮。衣豹裘。帶死蛇。則布衣韋帶之人。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。嘗試使之施芳澤。正娥眉。設笄珥。衣阿錫。曳齊紈。粉白黛黑。佩玉環。揄步雜芝。若籠蒙目視。冶由笑。目流眇。口曾撓。竒牙出。齶腭搖。則雖王公大人。有嚴志頡頏之行者。無不憚怵。瘵心而悅其色矣。今以中人之才。蒙愚惑之智。被汗辱之行。無本業所脩。方術所務。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。今鼓舞者。繞身若環。曾撓摩地。扶旋猗那。動容轉曲。便媚擬神。身若秋葯。被風。髮



若結旌。騁馳若驚。木熙者舉梧檟。據句枉。蟻自縱。好  
茂葉。龍夭矯。燕枝拘。援豐條。舞扶疏。龍從鳥集。搏援  
攫肆。葭蒙踴躍。且夫觀者。莫不爲之損心酸足。彼乃  
始徐行微笑。被衣脩擢。夫鼓舞者。非柔縱。而木熙者。  
非眇勁。淹浸漸靡使然也。是故生木之長。莫見其益。  
有時而脩。砥礪礪監。莫見其損。有時而薄。藜藿之生。  
蠕蠕然日加數寸。不可以爲櫨棟。梗柎豫章之生也。  
七年而後知。故可以爲棺舟。夫事有易成者。名小。難  
成者。功大。君子脩美。雖未有利。福將在後至。故詩云。

日就月將。學有緝熙于光明。此之謂也。

張賓王曰興治力學皆世務當脩者截然兩段另是一格











